

过一种叫『麓洲』的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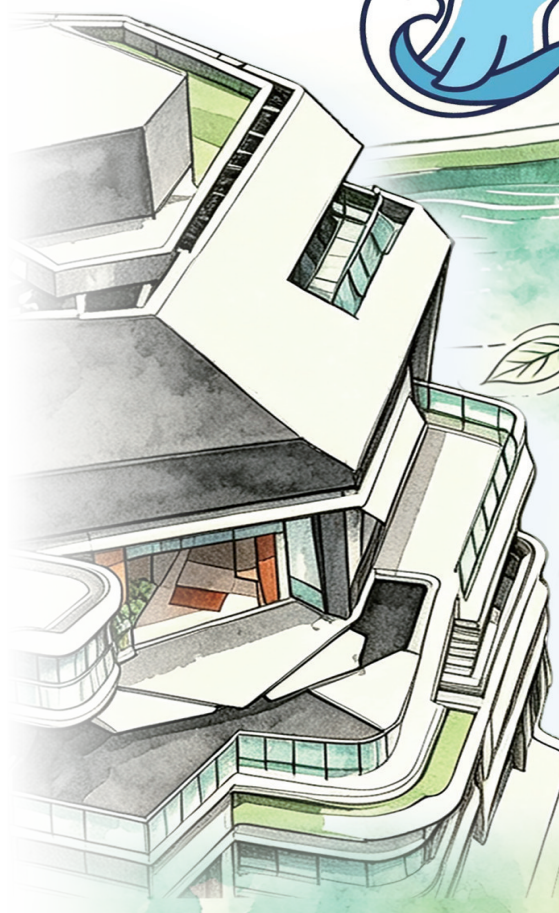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明艳

陈思妤是三亚人。
她第一次和三亚·东岸麓洲见面，是以“游客”的视角。那时她从北京回到海南不算久，对于“返乡”这个课题，还处在一种思索的状态中，对未来并无太多把握。

三亚·东岸麓洲，一个生长在湿地公园旁的小型商业街区，自成一派，像一个城市里的漂浮绿洲。繁盛的热带绿植自带生命力，任何人都能在此停留、栖息。谁乐意喝一杯咖啡，就去喝一杯咖啡，谁乐意在树荫底下瞌睡一下午，就去瞌睡一下午。

她想，她可能找到了另一种节奏——不是“大城市VS小城市”的抉择，也无关“离开VS回归”的讨论，而是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之间，寻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
三亚·东岸麓洲之于她，就是这样一个平衡点。



香港书画摄影艺术家赴琼采风
以笔墨镜头邂逅海南
——文化速递

本报讯(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晓惠 实习生王子乐)9月21日至25日，“琼港双辉·光影海南”香港书画摄影界艺术家海南采风行活动在海南举办。本次活动特邀香港书画、摄影领域资深艺术家走进海南自贸港，用书画、摄影等多元艺术视角，向港澳地区及世界展现海南自贸港的城市新貌、生态之美、非遗古韵与开放活力。

本次采风行为期5天4晚，活动足迹覆盖海口、琼海、保亭、三亚多地，围绕自然生态、人文历史、自贸建设、滨海休闲四大主题展开采风创作。艺术家将先后走访海南省史志馆、海南省博物馆、海口骑楼老街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、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东屿岛、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、三亚西岛、鹿回头等地，捕捉自贸港多元魅力。

9月22日，“琼港双辉·光影海南”香港书画摄影界艺术家海南采风沙龙活动于海口举办，活动通过文艺交流、文旅资源推介、非遗体验等环节，搭建琼港文艺界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。

“琼港双辉·光影海南”香港书画摄影界艺术家海南采风沙龙活动现场举行了书画题赠仪式，琼港两地书法家现场挥毫，题写“海上生明月”“天涯共此时”，互赠书画作品，借笔墨寄托琼港文脉同源、同心相依的深厚情谊。

海南省文联副主席彭太华谈到，文联组织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，搭建常态化琼港文艺交流平台，深化创作、人才、传播多维度合作，提升海南自贸港文化软实力。

海南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海南正高质量推进自贸港建设，诚邀香港艺术家深耕海南、读懂海南、推介海南。以专业艺术视角挖掘文旅新亮点、展现发展新风貌，让更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走近海南、爱上海南，沉浸式感受阳光海南的独特魅力。

随着“琼港双辉·光影海南”香港书画摄影界艺术家海南采风沙龙活动的圆满举办，本次琼港采风创作活动正式全面开启。后续，香港书画摄影艺术家团将深入各大核心采风点位开展创作，以艺术见证自贸热潮，打造一批兼具艺术性、传播力、影响力的精品力作。

据悉，10月中下旬将在香港举办“琼港双辉·光影海南”海南文化主题摄影展，集中展出香港艺术家本次海南全域采风原创摄影、绘画精品。



灵感共生

回望与新生，让烟火生活自有温度

从开业到现在，东岸麓洲收获了很多认可。很多人说在这里看到了三亚不一样、更多元、更有人情味的一面。

但团队也在思考：除了好的空间，还能给这里带来什么？

最近，团队正在筹备一场特别的联名活动——和海南日报“海豹派”一起，办一场“灵感市集”。

为什么叫“灵感市集”？东岸麓洲和海豹派想在这个空间里，装进一些“没什么用但很重要”的东西：共创 WORKSHOP、英语角、音乐会、手作坊；知识问答、时空提问、诗歌配对；还有一步一景的街区展览。一家摊位，就是一处生活的入口。

不是什么大型活动，就是想在9月26日至27日，在中秋假期，请大家坐下来，聊点“无用之用”的东西。这次和海南日报·海豹派的联名，让团队忽然有了另一种豁然。

过去，海南日报是读者了解外界的一扇重要的窗口，人们透过那些质朴的文字，看见了另一个世界，也因此激发了对世界的向往和探索，这是一种灵感。

海豹派向上生长，向下扎根，让“见字如面”变成“见面相逢”，足够年轻、热力沸腾、满怀好奇，这是年轻人对话世界的方式，这也是一种灵感。

两种灵感，来自过去，也指向未来，在东岸麓洲交汇了。

东岸麓洲也在做同样的事。它回望东岸村的旧时光——那个平房聚集的、不被年轻人当作目的地的郊区；也指向当下——一个可以让安置区阿婆散步、让年轻人喝咖啡、让所有人松弛下来的地方。它很小，但想和大家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

这种“向新而行，向旧回望”的姿态，和海南日报如出一辙。也正是这种共鸣，让两个团队走到了一起——一个用文字连接世界，一个用空间连接生活，但内核是一样的：靠近人，理解人，和人们站在一起。

这也给了东岸麓洲团队更多的信心和启迪——靠近人群这件事，是对的。

对于陈思妤、倪晨清和张睿锡而言，栖息于东岸麓洲，所做的不过是一件事——创造幸福。而“幸福”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但有些内核不会改变。

过去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长辈们坐在家看书读报，是一件很日常、很幸福的事情，也意味着一种安帖的安稳。后辈们一次又一次离开小岛，一次又一次回归，更懂这种寻常的珍贵。

现在，不去追赶潮流，不去向往更大的城市，而是找到一处麓洲，和海豹派一起，窝在这里，喝杯咖啡，聊聊天，在树荫下打盹，这也是一种幸福。

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人们永远渴望通过真实的连接，去感受幸福的重量。



东岸麓洲一角。

在地造境

扎根本土，雕琢三亚松弛生活肌理

把这一切从想法变成现实的，是东岸麓洲的团队。

倪晨清是海口人，和陈思妤一样，也是一次次离开小岛，又一次次归来。她曾在英国留学，跑遍了世界，看不同城市的商业表达，也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跳出商业表面，去观察空间、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。

后来她加入万华商业，从海口的世纪海角项目招商做起，一步步成长为东岸麓洲的商业运营负责人。

打造东岸麓洲时，团队最核心的想法，是拒绝复制标准化、流水线式的商业模板。

灵感之一来自曼谷。曼谷的商业从来不会让人紧绷，街角咖啡馆、露天市集、绿植街巷，和热带气候融为一体，人们的脚步是松弛的，消费不是目的，生活才是主角。

倪晨清想，三亚也是热带城市，不仅有大海和暖阳，这座城市骨子里自带一份独特的松弛基因，这是很少被真正挖掘的城市特质。

于是团队把热带绿植、开阔台阶、特色在地小店融合进来——打造一个属于三亚的、有热带氛围感的生活街区。

“大家在这里不只是消费，更多是停留、感受、融入生活本身。这也是我们希望体现的价值——打破外界对三亚只有海景和度假的印象，让大家看见三亚的城市质感、生活质感和商业审美。”

团队大多是海南本地人，也有很多热爱这片土地的“新海南人”。倪晨清一直笃定一件事：只有懂本土、爱本土、扎根本土，才能做出代表这座城市气质的作品。

明年1月，团队还会在东岸片区推出另一个全新项目——麓之丘，可以理解为东岸麓洲的“下一章”。

如果说东岸麓洲是三亚松弛生活的纯粹表达，那麓之丘，团队希望它能呈现海南海岛生活更丰富的镜像——松弛之外，还有精致美学、自然山野、市井烟火。

其中打造的“JAMI”食集，取自海南日常问候“吃什么”，集结海南风物、本土美食，让人触摸到真实的海南市井韵律。



东岸麓洲是可以让人放松下来的城市客厅。
本版图片均由三亚·东岸麓洲提供

归乡栖居

一方绿洲，接续村落三代浪漫

现在，陈思妤已经是东岸麓洲的一分子了。

她在万华海南商业团队担任企划，负责品牌活动和内容输出。和北京的快节奏相比，三亚的生活确实慢下来了。不过，这种“慢”不是停滞——它让她有更多时间回归生活本身，不管是专注自己的事，还是和身边人相处，“距离”都更近了。

工作之余，陈思妤喜欢在东岸村漫游。

东岸村，过去住着村民们的祖祖辈辈。后来，城市长大，村子被包进了城区，慢慢变成了城中村。再后来，棚改启动，老房子重建，村民搬进了新家——就在原址上，叫东岸安置区。

东岸麓洲，就挨着东岸安置区，是安置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，属于东岸村这片土地，又跳出东岸村原来的模样。

东岸麓洲项目建设完成后，那些阿叔阿婆不怎么会讲漂亮的场面话，他们会说：

“好漂亮哦。”

“有了一个可以约朋友的地方。”

“晚上散步的时候很舒服。”

正是这些质朴的评价，让陈思妤觉得留在东岸麓洲这件事做对了。

她开始重新理解这个村子。对于村民来说，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浪漫，是一起看一场灯光昏黄的琼剧；爸爸妈妈那一辈的浪漫，是到城里看一场电影；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他们可以窝在东岸麓洲——享受一杯咖啡、一本闲书、一个下午。

三代人，三种浪漫，东岸麓洲连接的是东岸村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陈思妤时常想起初中时候。那时她在附近上学，东岸这一带在她印象里就是平房聚集区，少有特色，平时不会作为娱乐、休闲的去处。

如今站在东岸麓洲的木台阶上，她常常有一种恍惚——这个她记忆中“不出彩”的土地，怎么突然就长成了这样一个有巧思、有调性、带着生活质感的地方？

而且它没有把“旧东西”全部抹掉。那种“不急、慢慢来”的生活节奏，被保留下来了，甚至被放大了。

“作为三亚人，我特别期待三亚的旧东西，能在新的场景里有全新的表达。”她说。黎锦、黎陶逐渐走上更大的舞台，在市集上变成产品呈现给消费者——“这种‘旧东西的新表达’，让我觉得保留得很好。”

张睿锡也是三亚人。她在东岸麓洲经营着一家本土咖啡店。

她对东岸村的旧印象，和陈思妤一样——“自建房扎堆”，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在这边做生意。后来东岸麓洲开起来，她挺惊喜的。

在产品开发上，她会通过一些特调饮品，或者一个舒服的、可以躺平、亲近自然的环境，让大家感受海岛独有的味道和松弛感。

“其实我们不会刻意去说‘把旧东西留住’这件事。”她说。那种松弛感，不需要被强调——它就在风里、在树荫下、在每个人坐下来那一刻。

不只是本地人，游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这里。

有人从北方来，本打算去海边打卡，却在这里坐了一整个下午。“本来只是路过，结果不想走了。好像突然明白了三亚除了海之外，还有另一种生活。”